

名家谈文学丛书

主编 张云鹏

# 文学的无知

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

(英) 安德鲁·本尼特 著

李永新 汪正龙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Literary Ignorance: Literary Theory after Theory

Andrew Bennett

# 文学的无知

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

(英) 安德鲁·本尼特 著

李永新 汪正龙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文学的无知：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 / (英) 本尼特  
著；李永新，汪正龙译. —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11  
ISBN 978-7-5649-1655-8

I. ①文… II. ①本… ②李… ③汪… III. ①文学理  
论—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4 ) 第 183304 号

文学的无知：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

著 者 安德鲁·本尼特  
译 者 李永新 汪正龙  
出 版 人 张云鹏  
出 品 人 杨全强  
责任编辑 侯若愚 刘淑颖  
封面设计 周伟伟

---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27千字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 作者中文版序言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在发表于 1967 年的重要论文《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 的结尾语重心长地指出：“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sup>1</sup> 本书收集的论文试图在巴尔特所提出的关于作者与读者的富有争议的论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对这些问题的一些见解。本书每一章所坚持的一个基本立论前提是，文学作品要么从作者到读者，要么反之，在探讨每一部文学作品和更为一般意义的文学概念的过程中，坚持从文学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从何而来以及如何被接受的、走向何处等问题开始。从整体上来看，本书也进一步证明了我所提出的必须在阅读过程中探讨阅读行为的观点。换句话说，本书收集的论文也证实了文学批评——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对某一作品的阅读或接受——必须以文学理论为基础，并以文学理论为支撑，但同时，文学理论的优秀之作也必须对文学作品的独特品质与价值做出严肃的考察与分析。

本书以读者理论与作者理论为研究重心，但也仔细考察了英国

---

<sup>1</sup> 参见赵毅衡编选：《符号学文学论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12 页。——译注（本书所有脚注皆为译者注）

浪漫主义诗歌与诗学理论。第一篇论文主要考察了读者反应批评与读者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展，并突出强调了本书一再提出的阅读的历史学与政治学问题。这一章在结尾着重分析了后结构主义与解构理论，并认真分析了对阅读观念和实践做出突破性重估的德里达（Derrida）的著作的意义。本书其他几章也涉及到阅读问题，但主要是为了应对解构理论对浪漫主义“后世书写”（posterity）理论所提出的挑战，因为浪漫主义“后世书写”理论主张读者在未来将不断得到延异。我认为，欧洲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文学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世书写理论，也即为几乎不存在的未来而写作的观念所决定的。这其中的一种基本观点是，现代文学观念坚持主张文学言语行为具有超越现实的救赎性质。因此，后世书写理论坚持认为，文学作品在未来的接受不仅能够挽救或弥补作者根本没有传达的诸多意义，而且能够深入理解他或她的生平经历。在浪漫主义及其之后的诗学理论中，天才的内涵得到重新界定，认为作家在活着时受到同时代人的忽视是死后得到认可的前提，因此后世成为必要条件，即使不充分，那么也是写作自身在未来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我正是基于这一观点写作了“后世书写理论”这一章。为未来而不是同时代人的接受而写作是19世纪及其之后的各种文学创作所依据的未经仔细分析的观点，并且这一观点也成为“后世书写”的美学观念最终得以确立的前提。我对这一理论的历史进行了梳理，既回顾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关于后世书写理论的精神分析所强调的个人在未来的遗存问题，也分析了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和雅克·德里达所主张的后世是所有写作行为的重心的哲学观点，还考察了著名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强调的后世是所有艺术创作的核心的人类学观点。

本书的另外两章在以完全不同的方法分析阅读理论时则着重论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读者似乎非常明显地受到重要的英国诗歌——（第一次出版于1820年的）济慈的《圣亚尼节前夕》——自身所存在的感染力的影响。无论是诗歌还是批评家对这首诗反应都遵循了凝望的逻辑。换句话说，阅读一首描写偷窥的诗歌似乎意味着读者也在进行不正当的观看，以至于阅读在某种程度上正局促不安地与这种非法的窥探行为沆瀣一气地推动着诗歌情节的展开。济慈在25岁时就因肺结核而死亡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在另外一章则考察了对“约翰·济慈”的解读与济慈的生平经历及其英年早逝之间的关系，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诗人极为有预见地将自己的死亡写入了诗歌。我认为，自济慈死后对其作品的接受不能简单地与其必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约翰·济慈的死亡与他尸体的腐朽已经被写入了诗歌，并且也因此成为接受济慈诗歌作品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本书所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作者理论，并且这一理论也与济慈著作的权威汇编联系在一起。我认为尽管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理论宣称作者的死亡或消失的观点影响重大，但是作者问题目前仍然是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我认为，作者的身份根本不可能存在严格的确定性。同时，作者冲破自己的文本、意义和意图的边界的不可遏制的冲动也进一步助长了我们的这种困惑，因此我们最终根本无法确知作者到底是什么。本书的最后两章继续分析作者问题，并以不同的方式指出文学与获知毫无关系，相反却认为与无知关系密切，或者说文学更多的是增进了无知。我自一开始就认为，无知尽管经常遭到忽视，但却是文学诗意叙事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文学主题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认为无知也体现了作者和阅读的一些重要特点。就像无知以及作者本人的无知都是作者无法

回避的问题，饱读诗书的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不知道如何阅读。换句话说，文学以其独有的方式表现了多种形式的无知：无知既是文学所描写的内容，也是文学所表现和抒发的内容。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特别提到现实主义小说所涉及的关键问题是“他者心灵”的问题。现实主义小说试图表现其他人的意识，试图将他人心灵内部的各种活动暴露给内心充满好奇但处于公共视域中的读者。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与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这两部19世纪最为成功也最为容易引发争论的小说，显然对认知我们与(包括作者在内的)他人以及(包括我们读者在内的)我们自己的关系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

最后，我希望这些论文至少能够对有关作者、阅读以及浪漫主义及其以后的文学问题贡献绵薄之力。我衷心感谢李永新博士与汪正龙教授为翻译这些论文而付出的努力，希望这些论文能够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并使他们进一步了解英国、美国以及欧洲文学批评与理论领域正在发生的一些争论。

## 目录

- |     |                            |
|-----|----------------------------|
| 1   | 作者中文版序言                    |
| 1   | 读者反应批评之后的阅读理论              |
| 30  | 读者的凝望                      |
| 61  | 解读约翰·济慈                    |
| 101 | 为未来而作                      |
| 155 | 后世书写理论                     |
| 181 | 作者理论和文学问题                  |
| 207 | 文学的无知                      |
| 237 | 我们对他的无知：<br>《米德尔马契》与《远大前程》 |
| 283 | 译后记                        |



## 读者反应批评之后的阅读理论

读者！你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尽管只是伴随印刷品产生的，但却总是忍辱负重。我正从这种令人感到奇怪的完全虚构的角度对你说，而不是对其他人说。你是不是已经全面地向我做了介绍？甚至非常全面？存在何种令人不齿的动机？你怎么既不看电影，也不看电视，更不会盯着墙发呆或者和朋友打羽毛球？当我甜言蜜语地挑逗别人时，你怎么也不去引诱你深爱的人？难道就没有一件事情让你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或者放弃原本坚持的一切？你何时才能羞愧难当？<sup>[1]</sup>

读者作为客体被滥加区分的情况已有很长的历史。劳伦斯·斯泰恩 (Laurence Sterne) 在其《项狄传》(*Tristram Shandy*) 中就以挑衅的口吻嘲笑了读者，后来波德莱尔及艾略特都声称“你呀，伪善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sup>1</sup>。近来，约翰·巴思<sup>2</sup>的《生活故事》(*Life-Story*) 则以“后现代的对抗性” (postmodern antagonism)

---

1 参见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钱春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根据原文有改动。

2 约翰·巴思 (John Barth, 1930—)，美国小说家。

表达出一种可以被称为“遭嘲弄的读者”（mocked reader）理论。巴思如此概括读者的特征：怀有情欲而又为此感到羞愧，串通勾结却又怀有窥阴癖好，行为反常且动机可疑，暴虐狂热但又失魂落魄，穷凶极恶还贪得无厌。当然，可笑的是，任何读者都不认为这就是“读者”，这就是“你”，相反却认为，读者是忍辱负重的，而不是你。那么，谁是读者？她在哪里？并且，她正在做什么？

### 谁读？读什么？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评论道，“幻觉是不断地再生的，因此，文本也就成为一个自在自为的结构，并且对这种文本而言，阅读也就成了某种偶然发生的外部事件。”<sup>[2]</sup>近年来，许多批评和理论著作已开始质疑这种不断再生的幻觉所产生的诱惑。的确，显而易见的是，“谁读？”和“读什么？”对批评和理论中的许多问题至关重要。沃尔夫冈·伊瑟尔、斯坦利·费什、米夏埃尔·里法特尔、乔纳森·卡勒、史蒂芬·梅劳科斯、朱迪斯·费特雷、玛丽·雅克布斯和保尔·德曼<sup>1</sup>等批评家的著作都细致地分析了读者和阅读

---

1 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 1926—2007），德国文学理论家，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之一，著有《阅读行为》、《隐含的读者》、《怎样做理论》等。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 1936—），美国批评家，读者反应批评重要人物之一，著有《为罪恶所震惊：〈失乐园〉中的读者》、《这门课里有文本吗？》等。里法特尔（Michael Riffaterre, 1924—），法国批评家，著有《诗歌符号学》等。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 1944—），美国文学理论家，著有《结构主义诗学》、《论解构》、《文学理论》等。史蒂芬·梅劳科斯（Steven Mailloux），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阐释的成规》等。朱迪斯·费特雷（Judith Fetterley, 1938—），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等。玛丽·雅克布斯（Mary Jacobus），英国文学批评家，著有《阅读妇女》等。保尔·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美国解构批评家，著有《盲视与洞见》、《阅读的寓言》等。

等问题。然而，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文学批评中的任何问题都免不了受到阅读理论的影响。

谁读？读什么？这两者可进一步细分为数个互不相关的问题：读者在阅读时都做些什么？阅读是由文本、读者的主观反应、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及阅读习惯分别决定的，还是受上述因素共同制约？是否存在像真实或正确之类的阅读？如果存在，我们能否确定哪一种阅读是正确的？文本怎样影响读者？是否存在一种阅读伦理学？我们如何描述读者的身份？这一身份在阅读过程中或阅读之后是否发生变化？阅读怎样产生？一部阅读史是由什么构成的？重新阅读的意义是什么？误读呢？

对读者身份问题的回答多种多样，令人困惑。但是，如此多样的身份本身就表明了读者和阅读所存在的问题：宋惠慈<sup>1</sup>指出，读者绝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其特点是“能穿越时间并在时间中消散，分别以残余的、确定的和新兴的形式，以及阶级、性别和种族等变动不居的身份交错出现于各个时段”<sup>[2]</sup>。“谁读”这一问题得到如此众多的回答这一事实，表明我们所谓的“读者”既不稳定且灵活多变。在着手考察不胜枚举的答案之前，简单列举几种近年来出现的理论也许不无裨益，在这些理论中批评家们都对读者做了说明：

——读者是自主运用全部潜在知识和解释技巧的一个假定建构（里法特尔）；

——读者是一个独立的主体，阅读由他或她的“身份主题”（identity theme）所限定（霍兰德<sup>2</sup>）；

1 宋惠慈 (Wai-Chee Dimock)，华裔美籍批评家，著有《文学和科学》等。

2 诺曼·霍兰德 (Norman Holland, 1927— )，美国心理学家，著有《文学反应动力学》等。

——读者不是个体，而是一个读者共同体，其作用体现为其中每个成员都采用相同的阅读策略（费什）；

——读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本自身的语言预先确定，并通过阅读行为“具体化”的一系列步骤或反应（伊瑟尔）；

——读者是存在于具体历史和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其反应可通过书写记录的经验研究而获得（夏提尔<sup>1</sup>）；

——读者是女性、同性恋、少数民族或其他边缘人群中的一员，其反应必然包含因民族、性别或社会差异而导致的某种抵抗（费特雷）。

这些理论及其他一些说明或被提出来作为“读者”的模型，或作为阅读理论的重心而得到强调。同样，这些或另外一些批评家以各种方式命名读者。如伊丽莎白·弗洛伊德在《读者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Reader*）中提到了模拟读者（the mock reader）（吉布森）、隐含的读者（the implied reader）（布斯、伊瑟尔）、标准读者（the model reader）（艾柯）、超级读者（the super-reader）（里法特）、被题写或编码的读者（the inscribed or encoded reader）（布鲁克-罗斯）、叙述接受者（narratee）（普林斯）、理想读者（the ideal reader）（卡勒）、类比读者（the literant）（霍兰德）、真实的读者（the actual reader）（尧斯）、有教养的读者或解释共同体（the informed reader or 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费什）。<sup>[4]</sup>我们还可以加上“虚拟读者”（the virtual reader）和“真实读者”（the real reader）（普林斯）、“抗拒性读者”（the resisting reader）（费特雷）、“真实的、作者预期中的读者和叙述的读者”（the actual

---

1 罗杰·夏提尔（Roger Chartier, 1945—），法国年鉴学派第四代表人物，著有《文化史：在实践和表征之间》等。

authorial and narrative audience) (拉比诺维茨)、“内含的读者”(the embedded reader) (钱伯斯)、“拉康式读者”(the Lacanian reader) (费尔曼)、女性读者(施韦卡特·弗林特)、同性恋或女同性恋读者(凯斯特鲍姆)以至“心灵的读者”(the mind reader) (罗伊尔)等。<sup>1</sup>

### 读者反应批评

近年来,对读者和阅读所做的声名远播并极富影响的理论描述,已全部划归“读者反应批评”或者“读者导向批评”(reader-oriented criticism)名下,尤其是与其相关的理论家包括斯坦利·费什、沃尔夫冈·伊瑟尔、诺曼·霍兰德、米夏埃尔·里法特尔等。读者反应批评发展的最高潮大约在1980年。关于读者反应批评的两部重要文集,即简·汤普金斯的《读者反应批评:从形式主义到

---

1 伊丽莎白·弗洛伊德(Elizabeth Freund),以色列批评家,著有《莎士比亚的景观》等。沃克·吉布森(Walker Gibson),美国批评家,著有《作者、说话者、读者和冒牌读者》等。韦恩·布斯(Wayne Booth, 1921—2005),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小说修辞学》等。艾柯(Umberto Eco, 1932—),意大利符号学文学理论家、作家,著有《符号学理论》、《读者的角色》等。克里斯汀·布鲁克-罗斯(Christine Brooke-Rose, 1923—),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著有《隐喻的语法》、《爱的语言》等。热拉尔·普林斯(Gerald Prince),美国文学理论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罗马语言学教授,著有《叙事学》等。彼得·J.拉比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 1944—),美国文学理论家,著有《阅读之前:叙事惯例和解释政治学》、《理解叙事》等。罗斯·钱伯斯(Ross Chambers, 1932—),美国文学批评家。肖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法国批评家。帕特洛西尼奥·施韦卡特(Patrocínio Schweickart, 1942—),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阅读自我:走向女性主义阅读理论》等。凯特·弗林特(Kate Flint),英国文学批评家,著有《女性读者:1837—1914》等。韦恩·凯斯特鲍姆(Wayne Koestenbaum, 1958—),美国诗人和文化批评家,著有《王后的咽喉:戏剧、同性恋和神秘的欲望》等。尼古拉·罗伊尔(Nicholas Royle, 1957—),英国文学理论家,著有《心灵感应与文学》等。

后结构主义》(Reader Response Criticism: 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及苏珊·苏雷曼与英吉·克罗斯曼<sup>1</sup>的《文本中的读者：论观众和解释》(The Reader in the Text: Essays on Audience and Interpretation)都出版于该年度：前者选编了20世纪70年代及此前的一些代表性论著，后者则收集一些富有见地的文章。同年，费什也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这门课里有文本吗？解释共同体的权威》(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文森·B. 利奇<sup>2</sup>曾详细论述了各种形式的读者反应批评，我们在此仅简要说明这类阅读理论通常所提出的一两个问题。对读者反应批评进行研究的最简单路径是探明文本的意义，在这方面，读者反应批评的核心问题是：“谁创造了意义”或“意义形成于何处”。正如费什所追问的：“意义来源于读者，还是文本？”<sup>[5]</sup>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可被简化为与之相关的三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能够廓清读者反应批评的范围。首先，很多批评家从“美国自我心理学”(American Ego Psychology)角度研究读者反应批评，其中富有影响的批评家当数诺曼·霍兰德和大卫·布莱奇<sup>3</sup>等。这些批评家主要关注个体读者的具体反应模式，也就是霍兰德所谓的他或她的“身份主题”(identity theme)。其次，米夏埃尔·里法特等批评家提出了一种重点强调文本自身能够引导、强迫甚至“驱使”阅读的

---

1 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 1940—)，美国文学理论家，著有《感受图式：美国小说的文化功用》等。苏珊·苏雷曼(Susan Suleiman, 1938—)，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记忆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等。英吉·克罗斯曼(Inge Crosman)，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阅读诗学：小说阅读方法》等。

2 文森·B. 利奇(Vincent B. Leitch)，美国文学批评家，著有《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等。

3 大卫·布莱奇(David Bleich)，美国文学理论家，著有《主观批评》等。

结构主义方法：对于里法特尔来说，正是文本自身操控着意义的产生。最后，沃尔夫冈·伊瑟尔等批评家则努力协调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试图详细说明阅读过程中的互动空间。尽管读者反应批评理论家存在着其他分歧，然而他们却一致赞成阅读理论的任务是确立解释的权威。

这种对阅读任务的臆断已招致多方面的质疑。斯坦利·费什就指出，阅读理论应该把阅读看作一种体验，而不仅仅是对文本意义的解释。<sup>[6]</sup> 保尔·德曼等解构批评家也反对读者反应批评家所提出的解释学批评观点，指出这类著作因把阅读“当作一种通向终点的方法”，并在其中预设了“获取成功解释的目标”，而试图“完全取消阅读”。<sup>[7]</sup> 德曼认为，阅读本身就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获取答案的手段。后来，读者反应批评还遭到另外一些批评家的反对。在这些批评家看来，任何读者和阅读都必定处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历史和经济语境中。例如，施韦卡特和凯斯特鲍姆的著作就指出，读者反应批评勾画普遍性“读者”的趋向，忽视了存在于女性、同性恋以及少数民族读者中的阅读差异。

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阅读理论在两个方面发展较快。阅读理论发展的第一个方面认为，读者被历史地或社会地建构，不存在抽象或永恒的本质。这必然促使人们从事阅读的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因为一旦确认读者存在差异，人们就不能要求或强制他们以单一身份存在，那么在阅读理论中，社会、经济、性别和民族差异等都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则是对“阅读”和“读者”概念的“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这就意味着不仅读者与读者是相互区别的，而且任何一个读者都是多元的，任何阅读也由这种差异所决定。

## 阅读的政治学

讨论阅读政治学似乎存在着矛盾。因为，心理学家阿兰·肯尼迪<sup>1</sup>提出的“阅读是涉及一个人与一本书的独立事件”<sup>[8]</sup>的观点更为常见，并且对诸如绘画、书籍、电影等的阅读普遍比较封闭、与世隔绝和心不在焉。在现代，也就是“后启蒙”时代，阅读最为明显的特点是世界和读者本人都消融于书籍之中——就像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房子曾无声而世界曾安宁》：“读者曾作为书，而夏夜 / 曾像书的有意识的存在。”<sup>2</sup><sup>[9]</sup> 阅读被看作一种逃离——一种自我对世界的超脱，或者就像在此，一种自我、世界和书籍的边界的融合。读者所表现出的典型特点就是孤独，与社会关系和主体间性的权力结构有关的政治问题被认为是对这一个人活动的蛮横干扰。

过去，人们认为只有在自由清静之中才能从事阅读活动。然而近年来，这种自由清静却被描述为处于具体历史语境的特定“话语政体”（discursive regime）的构成部分，甚至被重新描述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个人身份进行某种建构所导致的结果（简言之，这种自由清静主要取决于具有启蒙意义的独立的主体观念，进而被看作自由人文主义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产物）。<sup>[10]</sup> 在这种意义上，阅读作为一种独立安静的行为，能够被置于历史语境中，并且读什么、在哪里读、何时读及怎样读都受到社会、宗教或政治的约束并被编码。

近年来，许多批评家已经发展了各种阅读政治学的理论。简

---

1 阿兰·肯尼迪（Alan Kennedy），英国心理学家，著有《阅读心理学》等。

2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1879—1956），美国 20 世纪著名诗人，著有《关于秩序的思想》等。译文参见华莱士·史蒂文斯：《最高虚构笔记》，陈东飏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0 页。



要概括这些批评家中的三位——史蒂芬·梅劳科斯、罗斯·钱伯斯和托尼·本尼特<sup>1</sup>的著作的内容，有助于认识从政治角度对阅读所做的重新解读。史蒂芬·梅劳科斯赞成一种“修辞的解释学”（rhetorical hermeneutics），其中读者身份、阅读和意义的特征等“基本”理论问题被悬置起来，从而为分析具体阅读行为所处的历史环境让路。梅劳科斯指出，实用主义的批评理论和实践主要关注“各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在能够形成解释性知识的具体历史语境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梅劳科斯认为，读者反应批评家提出要对一般阅读理论做透彻研究或对文本与读者关系做最终说明等目标，其实都是在探问“错误的问题”。<sup>[11]</sup>

在《故事和情境：叙述诱惑和虚构力量》（*Story and Situation: Narrative Seduction and the Power of Fiction*, 1984）及《策略的空间：阅读叙事中的对抗》（*Room for Maneuver: Reading the Oppositional in Narrative*, 1991）等著作中，罗斯·钱伯斯提出了一种对抗阅读理论。钱伯斯认为欲望对阅读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阅读必然导致欲望的转变。钱伯斯指出，“阅读还可以为促使欲望发生变化的实践命名”。他认为，“改变人们所渴望的一切，终究还是为了渐进地改变事物自身。”此时，存在于这种变化中的政治维度也就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sup>[12]</sup>钱伯斯凭借米歇尔·德·塞图<sup>2</sup>的“抵抗性”（oppositonality）这一概念提出了他的理论。他分析了系统中的一系列次要要素为何能够“挪用”或干扰主要要素，从而在不反对这个系统的同时却能在系统中带来一些变化（工厂工人在所处的环

1 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 1947—），英国社会学家、美学家，著有《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等。

2 米歇尔·德·塞图（Michel de Certeau, 1925—1986），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著有《日常生活实践》等。